

## 琼州风物 杨清安

## 一湾情思



三亚湾晚景。 孙清 摄

“美丽三亚，浪漫天涯”，前海后山，形成了三亚大大小小不同的海湾，这里的人们习惯把海称之为湾，其实海就是湾，湾就是海，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海湾成就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丰富着海湾的文化，赋予了更多的情思和牵绊。于是，三亚叫湾的地方就多了：三亚湾、亚龙湾、海棠湾、崖州湾、大东海湾、小东海湾、皇后湾、太阳湾、月亮湾……以湾为名的一个景、一个区、一条路，一个广场串联起了三亚的城市图景。海湾相似，湾湾不同。

有海湾的地方总能带给人丰盛和快乐，不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

“南边海的海上书房开起来了，有时间去看一看？”那天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海上书房？”我生活在这座城市多年，休闲时光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海上书房，新鲜事物，得空要去看看。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到南边海，探寻海上书房。海上书房也叫“海上书房口袋公园”。这里不仅将废旧的疍家渔船重新回收改造成书房，还结合了岸域的闲置空间，配套了音乐、艺术、人文故事、文创区等公共内容和场景，充分保护和挖掘本土文化、利用文化道具打造了一个城市口袋公园。有海上书房系列、河口记忆、古今三亚故事馆、流浪艺廊、大树剧场、独立设计师文创区等九大文化板块。每一个板块皆可满足不同人群对文化的需求。每逢周末，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古树下，浅湾边，这里可以满足你不同的兴趣爱好，在视觉上，在听觉上找到心灵的归宿。

三艘浸满岁月斑驳痕迹的旧船静静地搁浅在海湾边上。疍家人对船的情感来自灵魂深处，并镌刻在骨子里。如今，不在海上漂流的他们，把曾经的过往、沧桑，把人间悲喜，把疍家文化用一只小船装载起来，留住乡愁，留住乡音，留下记忆，留下永恒……

海湾，对于疍家人来说是生存与眷恋，于我而言，更多的是欣赏与陶醉。

在众多海湾中，在主城区西南，沿城而绕的三亚湾是海岸线最长、最迷人，也是最热闹的一处海湾。

三亚湾也叫椰梦长廊。东起三亚港码头，二十多公里长的滨海大道依湾绵延，椰树成林，西行延伸至天涯海角。每天清晨和傍晚，是三亚湾的高光时刻。绵延数公里的海岸线上，市民游客在椰林下散步，在海边跳舞、唱歌、健身，迎着掠身而过的海风，伴着婀娜多姿的椰韵，心情也随之荡漾起来，尽情地享受着海滨城市所特有的浪漫。

三亚湾的日落是市民游客常打

卡的景观，那是一幅唯美、令人陶醉的画面。晴日的傍晚，常常能看见一轮红日悬挂于海面上空。夕阳把天空和云彩染成彤红透亮的舞台大布景，舞台布景不断变幻，一番演绎之后，一轮又大又圆的红日慢慢沉入海底，夕阳的余晖铺洒在海面上，金光闪闪，船只和海水被镀上了一层金黄，远远望去，好似一幅水彩画。此情此景，即使“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也难以描绘其壮美。

如果说三亚湾的美是婀娜多姿的，那么亚龙湾的美就是浪漫多情的。亚龙湾宽广的海湾波平浪静，沙白如雪、软如绵、细如面。如诗如画的仙境不知醉倒了多少游人。“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这是对亚龙湾的赞誉。上世纪90年代，“中国度假休闲游”启动仪式在亚龙湾中心广场举行。从此，三亚这座滨海旅游城市为国人所熟知，一步步走上国际化的道路。

对于亚龙湾，我有着特殊的情感，那是流进我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条湾。三十年前，我初到三亚当兵，兵营就在亚龙湾。那时的亚龙湾还未开发，一片荒芜，进出市内只有一条泥巴小路，交通工具是简易的三轮车。沙滩上随处可见成片的仙人掌、野菠萝和一些渔民临时搭建的避风小木屋。

这些年，亚龙湾的蝶变带动了当地村民的致富。曾经贫穷落后的博后村成为海南民宿最集中，最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进入村里，嗅着玫瑰花的清香，榕树景观大道、玫瑰园、哎岬湖、特色民宿，不一样的乡村景象，如诗如画。民宿旅游产业如火如荼，村民都过上了好日子。

相比三亚湾的喧闹，亚龙湾的柔美，“国家海岸”海棠湾则显得沉稳大气。开阔悠长的海岸线上串联着二十几家世界知名的高端酒店、康养基地和5A级景区。亚特兰蒂斯七星级酒店和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免税店三亚国际免税城都在此落户。

在市区西北边，崖州湾是一座新兴的科技城。崖州古城有新韵，依海而兴的科技产业，是新生的科技力量诞生地。规划布局了南繁科技和深海科技两大空间板块，是科教兴城、向海图强的力量源泉。

此心安处是吾乡。三十年间，我见证了三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为国际旅游城市。在这蜕变中，三亚的湾“功不可没”。三亚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已深深植根于这片沃土，这是我生命中多彩的驿站。潮起潮落间，每一条湾都是这座城市的脉搏，它充满朝气，充满青春活力，它奔腾着，跳动着，生生不息……

## 茶悦人生 杨雷

## 冬季擂茶



擂茶。 资料图

冬日的周末，我约了几位好友到家中煮擂茶。

看着热乎乎的擂茶冒着雾气，在茶桌间缭绕着。我们手捧着杯子，一边喝擂茶，一边聊着日常，说到兴起时，一位友人说了一句：“现在破壁机做的擂茶，还是不如手工擂茶好喝。”此时，我回忆起了儿时的擂茶。

小时候，捣擂茶是父母亲每天都要做的事。特别是农闲时候，我们一家子围坐在一桌子前，看着母亲手拿着擂锤顺着一个方向一上一下地锤打着擂钵。香菜叶、炒花生、薄荷在母亲的锤打下变得细腻油滑。父亲则在一旁忙着烧热水，在一个碗中装好茶叶。水烧开了，父亲把热水倒进碗中，茶叶被滚热的水浸得伸展开来了。待到母亲锤打不动时，父亲便把茶叶水倒进擂钵里。随着茶叶水倒进擂钵里，香菜味、花生味、薄荷味夹杂在一起，浓郁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客厅。

我在一旁一会儿帮母亲捣捣擂钵，一会儿帮着父亲倒茶水。这时，母亲会告诉我怎样用力、按哪个方向捣；父亲也在一旁说着，水慢慢倒，一下不要倒太多；我都应声答应。擂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温馨的，其乐融融的画面。

最后，父亲把一壶烧开的热水倒入擂钵中，加少许盐进去搅拌，香喷喷的擂茶就可以喝了。父亲给每个人都倒了一碗擂茶。我们手捧着热乎乎的擂茶，开心地聊天。

父亲有时还会说着擂茶的典故。相传三国时期，刘备领兵驻扎江南，天气十分酷热。士兵们一个个上吐下泻，水土不服，病倒了。刘备着急至极，四处寻医问药都治不好，有位年长的婆婆听闻此事后，想了一个办法，走家串户让乡亲们用“擂茶三宝”，制成擂茶送给士兵们饮用。士兵们饮用后，病情迅速好转，从此擂茶声名远扬。我每每听完典故后，不禁对擂茶大赞。

如今我成了家，已经少有这样围坐在一起煮擂茶的情形了。但是父母时时惦念着我，时常会把煮好的擂茶，用保温杯装好，乘上公交车，送给离他们有10公里远的我。当我下班回到家，闻到清香的擂茶，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家，碧绿的擂茶色浮现在眼前，与父母亲围桌话擂茶。

虽然现在做擂茶已经很方便了，只要把食材放进破壁机，一会儿就可以吃到了。可是我总觉得，这样的擂茶少了点什么。

擂茶于我不只是一种香菜薄荷花生味，更是一杯载着亲人手温的茶香味。

## 市井烟火 谢来龙

## 椰城之夜

最近经常出差到海口，巧的是，每次会议和住宿的地方都在南渡江畔的客栈。晚上吃过饭没有会议，总是约上几个同伴，到江堤步道走一走。吹吹风，听听江声，观看悠闲自在的人们散步、钓鱼，也有三五成群的人在跳舞。

某天会议结束后，应朋友大海兄相约，一起沿着南渡江边散步。江堤上，一阵优美的萨克斯声传来。朦胧夜色中，似有四五个人在

有护栏的江堤平台上摆弄着乐器。走近看，原来是几个上了年纪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挎着萨克斯和吉他，在高高悬挂的一轮明月下，和一座弯曲的桥的影子融合一起。桥上两边次第排列的灯泡，亮着五颜六色的光，彬彬有礼地目送着川流不息的车辆，那往返奔驰车辆的灯柱，随着车子上坡和下坡，把两岸风景交织照射，使整个夜空充满动感。而大桥底下，缓缓向海流去的南渡江，江水被月光滤成了银灰色调。人站在堤上，认真谛听，还能听到江水的汨汨流动声。因为退潮，江堤下露出大片的滩涂，滩涂在有月光的晚上，也是充满迷离的。

我和大海兄驻足不前，听着萨克斯的曲子一阵阵吹起，心情也随之泛起了波澜。那些曲子让我想起从前，有一种淡淡的忧愁，长长的忧郁，也有一种永不放弃的信念，一种都市人特有的纷繁的心境……

我们扶着栏杆听累了，干脆坐在草坪上。这时，我发现，这些歌者此前其实并不相识，但他们相约着一起演奏。他们还相互鼓励。我喜欢那笛子声，曲调如行云流水，高低起伏，细听，有时很舒缓，有时很欢快，有时很悠扬，似流水翻越山岗，又似松涛阵阵，百鸟飞翔，又像万马奔腾，万人欢腾，就是听不出一丝忧伤。凭我的判断，这是一曲快乐的民族风，与刚才充满忧郁、抗争的城市萨克斯形成鲜明的对比。笛子手分明有高超的技艺，但他刚才一直很谦逊。在别人演奏时，他一直静静地在一旁等待，并未有任何的不耐烦。

其间，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一直靠着附近的栏杆认真听着。突然，女孩走向那个萨克斯手，他的萨克斯似乎出了点状况，女孩弯腰蹲下来，把她手机开启成照明模式，而后递向那个萨克斯手。至此，我们才看明白，那女孩一直在关注那个萨克斯手。看起来，萨克斯手准备换一个吹嘴，但黑暗中一直安装不上去。女孩将光明送过去以后，萨克斯手终于将吹嘴安装上去了，他很真诚地对女孩说了声“谢谢”。

两位萨克斯手热烈交流着。一个问：“你刚才吹的是C调？”另一个说：“是降B大调。”

“刚才那个呢？”

“也是降B大调。《初恋》”

原来，这两个萨克斯手不是一起来的，是音乐和南渡江的美让他们不约而同相聚在一起。这个世界，一切都在不断地组合之中，按照它固有的规律，把各种不同的快乐分配给不同的人，各得其所，美美与共。



南渡江边的风景。资料图